



國憲家猷卷之三十一

東吳王可大



文史七

三年于此宋人悉誚於毛生一軍皆驚大將果
歸於韓信魯箭高飛謂聊城必下秦都不割懷
趙璧空歸

神宗在春宮冲幼孫思恭為侍讀一日講孟子
至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寡助之至親戚畔之思
恭泛引助順之事不及親戚畔之上曰微子紂

之諸父抱祭器而入周非親戚畔之耶思恭駭伏

秩舊治春秋著講解數十卷自謂聖人之意盡在是矣介甫不好春秋秩遂盡諱所學熙寧六年兩河荒歉令所在青苗本錢權行倚閣王平甫戲曰公之春秋亦權倚閣乎

洗馬歐陽景素輕薄有金鑿以闕齋供將貸米于玉泉老吃書為地景咲曰諾既至玉泉啓封乃一詩曰金鑿來覓玉泉書金玉相逢價倍珠

到了不干藤蔓事葫蘆自去纏葫蘆

罨畫乃今之生色也

蘓頌幼纒能言有京兆尹過環既去令頌詠尹字乃云丑雖有足甲不全身見君無口知伊少人

樂有搭鼓即腰鼓也昔有人父為虎傷上山尋屍山有八折故曲八疊

舜調八音用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計用八百般樂器至周改用宮商角徵羽減樂器至五百般

唐人又減三百般太宗挑絲竹爲胡部宮商角
徵羽並分入平上去入四聲其徵音有聲而無
調

范諷自給事中謫官數官歸濟南城西張氏園
亭宴飲題詩曰園林再到身猶健官職全拋夢
作醒惟有南山與君眼相逢不改舊時青

王荆公初爲叅政因讀晏元獻小詞曰爲宰相
而作小詞可乎平甫曰彼亦偶然自喜而爲耳
其事業豈止如是呂吉甫爲館職亦在坐曰爲

政必先放鄭聲况自爲之耶平甫正色曰放鄭
聲不若遠佞人呂自是與平甫相失

塞翁失馬今未足悲楚相斷蛇後必有福

判放謝表曰曠弩射市薄命難逃飄瓦在前伎
心不校又曰在矢人之術惟恐不傷而田主之
牛奪之已甚

漢叔孫敖碑云名饒字叔敖世未見此碑者不
知其名饒也

陸鴻漸著書頗多曰君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

江表四姓譜十卷南北人物志十卷吳興曆官
記三卷潮州刺史記三卷茶經三卷占三卷
房隣妻高氏書筆畫適麗不類婦人余集錄亦
已傳矣婦人筆畫著於金石者高氏一人而已
遺教經相傳云羲之書僞也蓋唐世寫經手所
書耳

呂溱爲鷓化爲鵬詩曰九霄離海嶠一宿過天
池

太原白昊有秋日郊行詩云鶴盤遠翅投孤島
蟬曳殘聲到別枝

白屋同愁已失鳳鳴之侶朱門自樂難容烏合
之人

裴相兄弟三人俱有盛名世謂侏不如儔儔不
如休休好釋氏善隸書所在牌額多書之

白樂天守杭江東進士多奔杭取解時張祐徐
凝俱至祐曰僕爲解元宜矣凝曰君有何佳句
祐曰甘露寺鍾有日月光先到山河勢盡傾金
山寺有樹影中流見鍾聲兩岸聞凝曰善則善

國憲家譜 三十一卷
矣奈無野人句云千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
青山色枯愕然凝獲選

宣宗弔白樂天詩云綴玉聯珠三十年誰教冥
路作詩仙

胡玠月詩云樹根寧有土光外更無空

娥眉先妬明妃爲去國之人援臂自傷李廣乃
不侯之將

羅虬與宗人隱鄴齊名號三羅廣明亂後從廊
州李孝恭籍中有紅光善肉聲虬作絕句百首

號比紅兒詩大行於時

元相公在浙東賓府有薛書記酒後爭令以酒
器擲傷公猶子逐出幕既去作十離詩以獻大
離主筆離手馬離旣鸚鵡離籠燕離巢珠離掌
魚離池鷹離扣竹離亭鏡離臺大詩云駟擾朱
門四五年毛香足淨主人憐無端咬着親情客
不得紅絲毯上眠筆詩越管宣毫始稱情紅箋
紙上撒花瓊都綠用久鋒湏盡不得羲之手裏
擎鸚鵡詩云隴西猶自一孤身飛去飛來上錦

國定家前 三十一卷 五
裊都緣出語無方便不得籠中更喚人燕詩云
出入朱門未忍拋主人嘗愛語咬咬啣泥穢汚
珊瑚簾不得梁間更壘巢

劉虛白與太平裴公早同研席及公主文虛白
猶舉進士簾前獻詩曰三十年前夜中一般燈
燭一般風不知歲月能多少猶着麻待至公
韓愈皇甫湜一代龍門守僧儒携所業謁之其
首篇說樂韓始見題即掩卷問曰且以拍板爲
什麼僧孺曰樂句二公大稱賞俟其他適訪之

大書其門曰韓愈皇甫湜同訪翌日遺闕以下
威往投刺因此名振

寶曆中楊相嗣復具慶下繼放兩榜時先僕射
自東洛入覲嗣復牽生徒迎於潼關既回大宴
新昌里第 諸生翼元白俱在賦詩唯楊汝士
詩後成最佳元白歎伏汝士醉歸曰我今日壓
倒元白其詩警句云文章舊價留鸞掖桃李新
陰在鯉庭

曹汾尚書鎮許下其子希幹及第用錢二十萬

榜至鎮開賀宴日張之於側進士胡錡賀啓曰
桂枝折處着萊子之綵衣楊葉穿時用魯連之
舊箭又曰一千里外觀上國之風光十萬軍前
展長安之春色

楊汝士尚書鎮東川其子温及第開宴汝士命
營妓人與紅綾一匹詩曰郎君得意及青春蜀
國將軍又不貧一曲高歌紅一匹兩頭娘子拜
夫人

古人省姓氏文多矣如謝落落洛疎束萬橋喬熊
能隨隋十全姓惟去邑者多如邾米郟兒鄆章
部去邑添水大率古人用字務省繁耳姓字從
邑者多謂避地避難避仇未必皆然

江南李氏宮中詩曰簾日已高三丈透佳人次
第添香獸紅錦地衣隨步皺佳人舞照金釵溜
酒惡時拈花藥嗅別殿時聞簫鼓奏

舜作五絃琴歌南風思長養之恩也後增之文
武二絃師曠一曲未終則大風雨隨之三年國
大旱甚哉正聲之作薄德者不可聽也其曲不

國定家譜 三十一卷 七
過廣陵散風入松別鶴怨十餘弄耳今好琴者
雜以新聲

白樂天作類書名六帖通典選舉門載唐制曰
開元中舉行課試之法帖經者以作習經掩其
兩端中間惟開一行裁紙爲帖凡帖三字隨時
損益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者謂爲通此六
帖之名所從起也六帖云者取中帖之數以名
其書期於必中選也

李廣傳丞相李蔡得賜家地盜取三頃賣之又

盜取神道塋地一畝葬其中世之言神道者始
此西漢又霍光塋起三上闕築神道言神行之
道也

東坡言梅二丈長身秀眉大耳紅頰飲酒過百
盞輒正坐高拱此酒也然不可謂之能飲蓋謂
聖俞剛制已不免爲酒所動矣馮當世好佛之
大原日以書寄王平甫曰拜門歌舞妙麗但閉
目不觀惟日以談禪爲事平甫荅曰若如所諭
即明公未達禪理但閉目不觀便是一重公案

斗絕一隅何敢噉曾吳之鼎圭言三復遂得升
沫泗之堂

婢之婢世謂之重臺評書者謂羊欣書似婢學
夫人米芾學欣書故高宗謂米字爲重臺今有
人以非道進身而人又求出其門亦是重臺也

保大五年元日大雪上詔太弟以下登樓展宴
咸命賦詩令中使就私第賜進士李建勳建勳
方會中書徐鉉勤政殿學士張義方於溪亭即
時和進元宗乃召建勳鉉義方同入夜分方散

侍臣皆有興詠徐鉉爲前後序太弟令爲一圖
集名公圖繪曲書一時之妙御容高冲古主之
太弟以下侍臣法部絲竹周文矩之主之樓閣
宮殿朱澄主之雪竹寒林董元主之池沼禽魚
徐崇嗣主之圖成無非絕筆

朱尊度本青州書生好藏書不仕高尚其事閑
居金陵著鴻漸學記一千卷群書麗藻一千卷
漆書數卷皆行於世

世稱勿勿不知所由按說文勿者州所建之旗

象其柄及三游之形所以趣無事故忽遽者稱
爲匆匆

吾與數人同坐見地上小光問左右爲何物有
一蜀豎就視荅云是豆逼耳乃小豆也蜀土呼
位爲逼時莫之解按三蒼說此字白下爲已皆
訓粒爲逼音方力反觀天下書未徧不得妄下
雌黃

有蔡朗者諱純遂呼尊爲露葵而墻之徒迺相
倣倣承聖中士人聘齊主客郎李恕問曰江南

有露葵否荅曰露葵是蓴水鄉所出今食者綠
菜耳

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踈

五負之託漁舟季布之入廣柳孔融之藏張儉
徐嵩之匿趙岐

山中人不信有魚大如木海上人不信有木大
如魚漢武帝不信絃膠魏文帝不信火布胡人
見錦不信有虫食樹葉絲所成者昔在江南不
信千人毡帳及來河洮不信有二萬斛舟

華中高處是吾宮出即凌空跨曉風臺殿不將
金鎖閉來時自有白雲封

手內青蛇凌白日洞中仙果艷長春酒醒物外
煙霞客不是塵中磨鏡人腹內嬰兒養已成且
居廛市暫娛情無端措大剛饒古却入白雲深
處行大守曰江口山口乃二口呂字谷者洞也
客者賓也

傀儡子有郭秃風俗通云諸郭皆諱秃當是前
代人有姓郭而病秃者滑稽戲調故後人爲其

象呼爲郭秃

甫者男子之美稱古書多假借爲父字北人遂
無一人呼爲甫者唯管仲范增之號須依字讀
耳

韓湘字清夫文公姪也落魂不羈醉輒高歌公
曰汝堂堂七尺未嘗見讀一行書久遠立身何
地湘咲曰微解作詩即曰青山雲外窟此地是
吾家後夜流瓊液凌晨咀絳霞琴彈碧玉調爐
養白朱砂寶鼎存金虎元田養白鷄一瓢藏世

界五尺斬奸邪解造逡巡酒能開頃刻花有人
能學我同去看仙葩公曰安能奪造化開花乎
湘曰此事甚易取土聚之以盆俄頃碧花三朶
類牡丹花葉上金書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
藍關馬不前莫曉句意後責潮州途中遇湘曰
憶向花上之句乎詢地名即藍關也公曰吾知
汝異人爲汝足成此詩俱至沅湘唱和甚多湘
告去公爲詩曰才爲世用古來多如子雄文世
孰過好待功名成就日却抽身去卧烟蘿湘詩

曰舉世都爲名裏役伊予獨向道中醒他時定
是飛騰去衝破秋空一點青

楊蟠詩云八丈虹晴卧影一千頃玉碧無瑕
鄭毅夫詩云插天蟠螭玉腰開架海鯨蜺金背
高

秋遵度爲詩以老杜爲法嘗爲吊首陽之墳忽
夢子美誦詩十餘篇皆世所未聞者及覺記其
彷彿足成篇爲佳城鬱鬱頽寒烟孤鷓乳獸號
荒阡夜卧北斗寒掛枕木落霜拱鴈連天孤雲

西去半落日行客東盡隨長川乾坤未毀吾尚在肯與螻蛄論天年

東坡云李陵答蘇武書曰其詞儂淺乃齊梁間人擬作蕭統不悟而劉元獨知之據宋史江

淹獄中上書云此少卿所以仰槌心泣盡而繼

之以血也正引陵書中語是又非齊梁人所作

明矣年世直僞難辯如此者多如繫辭歐公尚

疑非仲尼所作荆公以詩序非子夏之文禮記

多漢儒所增五經如此况其餘哉宋咸以私意

改周易正經數十處多見其不知量也

有書生因盜絹被執太守令作賦獲免其警對

曰窺戶而聞無人心乎愛矣見利而忘其義卷

而懷之

趙師民春日即事云委地露花啼曉恨拂堤烟

柳弄春容

盛次仲孔平仲同在館中雪夜論詩云當作不

經人道語平仲曰斜拖闕角龍千丈淡抹墻腰

月半稜次仲曰句甚佳惜其未大乃曰看來天

地不知夜飛入園林总是春

日歸于西起明于東月歸于東起明于西

踈跼 音徒俱跳躍也

賣僕妾不出閭巷而售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

鄉曲者良婦也

甃上騷 掃除

晨觀旅鴈心起江淮昏望牽牛情馳楊越

綠浪東西南北徧紅闌 二百九十橋十當為謀也為

問長安月如何不相離恰似春風相欺得夜來

吹折數枝花相當為厮也 思榮切晚來幽獨恐

傷神恐當為共也後人皆倣而為之如三十六

所春宮館一一香風送管絃煩君一日殷勤意

示我十年感遇詩又如但姓為檀紹興間南有

監司曰但中庸是也今婦人見人則當首福被

此道勝常勝字當為升字盖王廣宮詞曰新睡

起來思舊夢見人忘却道勝常

唐彦謙詩雨云燈檠昏魚目薰爐咽麝臍檠字

平聲今作去聲用王建贈李翱僕射旗幡四面

下營稠手詔頻來老將憂每日城南空挑戰不知坐傳入唐縣挑字平聲今作上聲用贈田侍中歸鎮詩曰將士請衣忘去貧綠窓紅燈酒初新請作平聲用劉夢得贈日本僧智藏詩云為問中華學道者幾人雄猛得寧馨以寧字為平聲李山甫赴舉別所知云黃祖不憐鸚鵡客誌公偏賞麒麟兒以麒麟字為去聲杜荀鶴哭賈島墓詩云謫官自麻衣行怨至死時以怨為去聲今作平聲矣元微之春游篇欲終心懶慢轉恐

意闌散以散為平聲矣本朝李平叔和韵云望雲驚岳時懷舊各云散亦以散為平聲也今時人稱諸樂工謂之散樂指散為上聲余謂不然唐黎園樂欲所放散之樂工也此時各給據放散如此則散乃去聲矣

齊高帝與王僧虔論書謂我書何如卿僧虔曰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二陛下草書第二正書第一
三是臣無第三陛下無第一

晉起太極殿謝安欲使獻之題榜以為萬代寶

米芾有潔疾初未詳其然後得芾一帖云朝靴
偶爲他人所持心甚惡之因屢洗遂損不可穿
以此得潔之疾靴且屢洗餘可知矣又芾方擇
婿會建康段拂字去塵芾擇之曰既拂矣又去
塵真吾婿也以女妻之

世有絳帖潭帖臨江帖此三書絳本已少惟潭
帖爲勝者以錢希白所臨本也希白於字畫得
佳處故於二王帖尤邃若臨江則失真遠矣又
淳化帖大觀帖當時以晉唐善本及江南所收

帖擇善刻之悉出上聖規摹故風骨意皆存

梁武帝謂赴急書

立養學士惟得杜康稽一人

紹興以來雜書游絲書惟錢唐吳說篆法惟信
州徐競亦皆碌碌昔人論草書謂張伯英以一
筆書之行斷則再連續蟠屈拏攫飛動自然筋
骨心手相應所以率情運用略無留礙

用大觀政和宣和印章其間一印以秦璽書怯
爲寶後有內府印標題品次皆宸翰也

智永禪師逸少七代孫克嗣家法居永欣寺閣三十年臨逸少真草千文八百本散在浙東後并真帖傳弟子辨才

得則欣欣失則悲桃紅李白各隨時雖然屬在東君手問着東君也不知

或問安定先生胡侍郎何謂克已復禮天下歸仁胡舉邵堯夫詩以荅之云門前路徑無令窄路徑窄時無過客過客無時路徑荒人間徧滿生荆棘其人默愕

節孝先生徐積因讀史記貨殖傳見人弃我取人取我與遂悟作文之法

仰面貪看鳥回頭錯認人是心爲眼所亂也忽因馬首見新月錯認蛾眉憶故人是眼爲心所亂也

宰相李昉年老罷政家居每曲宴必宣赴坐昉獻詩曰微臣自愧頭如雪也向鈞天侍玉皇蘓易簡在翰林一日上召對賜酒謂之曰君臣千載遇易簡應聲曰忠孝一生心呂端叅知政

事上一日宴後苑釣魚賜之斷句曰欲餌金鈎
殊未達磻溪須問釣魚人端賡以進曰愚臣釣
直難堪用宜問梁濠結網人既而端遂拜相
前漢蕭何傳不言律令新唐書李邕傳無一字
及筆札五代史劉昫傳不書修領唐史
蛇本無影弓悞搖之影既無之公又何疑
比隣三井在山岡二井冰寒一井湯造化無私
猶冷煖爭教人世不炎涼
辭之內不可減減之則為齧齧之則失本意辭

之外不可增增則贅贅則失本意此王虛中先
生解書訣也

杜詩丹霞一縷輕漁父辭重縷一鈎輕胡少汲
訪隨隄烟雨一帆輕至人騷人於漁父則曰一
蓑烟雨於農夫則曰一犁春雨於舟子則曰一
篙春水皆曲盡形容之妙也

毗陵錢仲紳赴召命僕亦以事至彼與之同邸
伸仲以能詩自負嘗作詩話甚詳余偶用其剪
紙刀渠頗斲之且曰此刀惟吾鄉所造者頗佳

他處不及也余戲之曰仙鄉剪刀雖佳然不及太原者也錢曰太原惟出銅器未聞出剪刀余曰君深於詩而不知此也子美詩云焉得并州快剪刀剪斷吳松半江水

書生王勉吟羊詩云頭上兩頭阜角額下一撮髭鬚不知是何聖者骨髻裡撒數珠又作雪詩云上天燒下豆稽灰烏李湏教做白梅道士變成銀感栗師姑化作玉茶槌

皮日休謁歸仁紹託故不出日休假其姓為嘲曰硬骨頑形知幾秋臭骸知是不風流及至死後鑽令遍紙為當初不出頭仁紹復嘲曰幾片皮裁砌作毬火中燻了水中揉一包閑氣知常在惹踢招拳卒未休

有僧歲旱市中求雨陳亞作藥名詩贈云無雨若還經半夏和師變作葫蘆巴壽州有妓魁肥亞問爾何處人曰本是淝上人亞笑曰我喚作淝下人亞自為名贊云有口如亞無心作惡心都無一物外面許多稜角有僕黃興外府

料置猪蹄其中小婢如僧竊食之興訟於公
公曰此正合古詩云如僧清早厨邊過偷去黃
與料裏蹄

酒熱不須湯酸湯一妓對曰廳涼無用

扇車

河朔書生與洛陽書生同飲賦詩河朔生曰昔
曾向洛陽東年年只是有花紅今年不見花
面花在舊時紅處紅洛陽生曰昔年曾向北
北年年只是有羅蔔今年不見羅蔔面羅在
時蔔處蔔

韋絢 少陸機入洛之三歲多重耳在位之二
年

宋考功詩云馬上逢寒食春來不見錫毛詩鄭
箋說吹簫處江云即今賣錫人家六經唯此注
中有錫字

覺連禪師能詩歐公曰此道人作肝臟饅頭也
或問其故荅曰是中無一點茶氣 仁宗留住
淨因禪院作偈曰堯仁况是如天濶乞與孤寒
自在飛

秦少游謫雷州詩曰南土四時都熱愁人日夜
俱長安得此身如石一時忘了家鄉黃魯直謫
宜州曰老色日上面懽情日去心今既不如昔
後當不如今輕紗一幅巾短簞六尺牀無客日
自靜有風終夕涼少游鍾情故詩酸楚魯直學
道故詩閑暇至東坡則云平生萬事足所欠唯
一死英特邁之氣可畏而仰哉

陳亞幼孤育於舅家舅為醫工人呼作衙推亞
登弟人皆賀其舅亞有詩云張公吃酒李公醉

自古人言信有之陳亞今年新及第滿城人賀
李衙推

孫山未掇解時有同試者託山探得失山曰解
名盡處是孫山吾兄更在山外山後以恩榜成
名作詩云盤古榜中同進士伏羲手裡探花郎

王聖美治字學以為古文古之字書皆從左文
凡字其類在左其義在右如木類其左皆從木
所謂古文者如弋小也水之小者曰淺金而小
者曰錢貝之小者曰賤如此之類皆以弋為義

也

楊大年因奏事論及比紅兒詩不能對甚以爲恨遍訪比紅兒詩終不可得忽見鬻成書者取視之乃比紅兒詩也按摭言比紅兒詩乃羅虬所爲凡百篇當時但傳其詩云載名氏大年亦偶志摭言所載晚唐士人專以小詩者名而讀書滅裂如白樂天云俱化爲餓殍作浮字押韻杜牧杜秋娘詩云厭飫不能飴音飴乃錫耳若作飲食當作音飲陸龜象藥名詩云烏啄蠹根

回乃是烏啄非啄也又斷續玉琴哀藥名止有續斷無斷續如杜牧阿房宮賦誤用龍見而零事宇文時斛斯椿已有此謬蓋牧未嘗讀周隋書也

風動花猶落鳥鳴山更幽則上句靜中有動下句動中有靜也

彈琴詩云昔年剛誤卓文君豈信絲桐解誤身今日未彈心已亂此心元自由人古之善謔者云當使聲中有字字中有聲凡曲

止是一聲清濁高下如縈縷耳字則有喉唇齒
舌等音不同當使字字學舉未皆輕圓悉融入
聲中令轉換處無磊塊此謂聲中無字古人謂
之貫珠今謂之善過度是也如宮聲字而曲合
用商聲則能轉宮爲商謂之此字中有聲也善
謂者謂之內裏聲不善謂者謂之念曲聲無含
韞謂之叫曲

江南徐鉉善小篆映日視之書中心有一縷濃
墨正當其中至曲拆亦當其中無偏則乃筆鋒

直下不倒側故鋒嘗在畫中此用筆之法也

張守中秀才蝴蝶末句云今夜若樓芳草徑爲
傳幽意與王孫又曰薄命蘼秦頰去國多情潘
岳旋悲秋

李季蘭女六孫作薔薇詩云經歲不架却心緒亂

縱橫父曰此女必爲失行婦人果如其言

楊大年二十一爲光祿丞三月後苑曲宴公不
得預以詩贈館職曰聞戴宮花滿髮紅上林絲
管侍重瞳蓬萊咫尺無因到始信仙凡迥不同

上聞之即日直集賢院令預晚宴

真宗謂李宗諤曰國朝將相之家世緒不墜相維昉將惟曹彬爾聞卿家尤更雍穆有法朕雖二聖基業亦如卿家保守門閥

猪牙皂角及生姜西國升麻熟地黄水澤旱蓮

槐角子細辛荷蒂剪荷葉心子也要相當青塩等分同

燒燬研細將來使最良指齒牢牙髭髮黑誰知

世上有仙方

煩暑鬱蒸無處避涼風清冷幾時來上曰蜀民

思我之來也

魏人柴翁有女在唐莊宗掖庭明宗入洛遣出宮父母迎之具計直十萬分半與父母令歸曰兒郎郵舍隊長黝色花項雀形者極貴人也願事之父母不能奪問之乃郭威也

丁文果善射覆 太宗置一物器中文果曰蘼蘼華華山中探花雖無官職亦曰兩衙啓之乃蜂也又取一物令射文果曰有頭有足不石即玉欲要縮頭不能入腹乃壓書石龜也

去年曾醉海棠叢聞說新枝發舊紅昨夜夢回
花下飲不知身在玉堂中

党進不識一字朝廷遣防秋於高陽朝辭日須
欲致詞閣門曰大尉邊臣不須如此進性強狠
堅欲致之進挹笏前跪移時不能道一字忽仰
面瞻天表厲聲曰朕聞上古其風朴略願官家
好將息仗衛掩口後左右問曰大尉何故念此
兩句進曰我常見愛掉書袋我亦掉兩句要得
官家知我讀書

王荊公詩曰紅梨無葉鹿華身黃菊分香委
塵歲晚蒼官絕自保日高青女尚橫陳又云木
落岡巒因自獻水歸洲渚得橫陳山谷曰自獻
橫陳事見相如賦楞嚴經亦曰於橫陳處味如
嚼蠟

聽雨寒更盡開門落葉深是葉比雨聲也又曰
微陽下喬木遠燒入秋山是微陽比遠燒也
荆公女吳安持之妻工詩嘗寄荊公曰西風不
入小窓紗秋氣應憐我憶家極目江山千里恨

依然和淚看黃花和曰青燈一點應窓紗好讀
楞嚴莫念家罷了諸緣如幻事世間唯有妙蓮
花

嘉祐河濱漁網得一石上刻詩曰雨滴空階曉
無心換夕香井桐花落盡一半在銀床井欄也
不知誰作

天子呼來不上舡方言也乃襟紐是已

晉天福中奏寶策加戎王之號輔相中當一人
爲使趙瑩桑維翰李崧咸懼將命馮道索紙書

云道去遣人語妻子不復歸家不數日北行虜
主以道有重名將留之賜牛頭牙笏爲殊禮道
作詩云牛頭偏得賜象笏更容持道凡得賜悉
市薪炭云北地苦寒老年所不堪當爲之備戎
頗感其意乃遣歸道三上表乞留固遣始去更
住月餘既行所至留住凡兩月出境即馳歸左
右曰得生還恨無羽翼公獨宿留何也道曰戎
人多詐縱急還彼以筋脚一夕即追及亦何可
脫但徐緩即不能測矣道歸作詩云去年今日

奉皇華只爲朝廷不爲家殿上一杯天子泣門
前雙節國人嗟龍荒冬住時時雪免苑春歸處
處花上下一行如骨肉幾人身死掩風沙道在
虜中有詩云朝披四襖專藏手夜蓋三衾怯露
頭其苦寒如此

楊徽之春望云杳杳香蕪何處盡搖搖風柳不
勝垂江竹云新霜染楓葉皓月借蘆花嘉陽川
云青帝已教春不老素娥何惜月長圓元夜云
雪歸萬年樹月滿九重城徐鉉病中云向空咄

咄煩書字舉世滔滔莫問津梁周翰山居云宿
雨一番蔬甲折春山知處名旗香鄭文寶春郊
云百花千花路斜風細雨天送別云杜曲花光
濃似酒灞陵春色老於人送人去云滿帆西日
催行客一夜東風落楚梅劉師道寄別云南圃
未傷春草碧北山仍愧曉猿驚歎世云野馬飛
窓日醯雞甕裏天李宗鄂春郊云一溪晚綠浮
鷗瀟萬樹春紅叫杜鵑李維渚宮亭云故宮荒
草在往事暮江流送人越州云風樵若邪路霜

居洞庭秋丁謂送章南云梅花過嶺路桃葉渡
江船芭蕉云綠章封事緘初起青鳳求鳳尾乍
開蘓為胡庭云春波何限綠白鳥自由飛晏殊
云東陽詩骨瘦南圃別魂消錢昭度村居云黃
蜂衙退海潮上白蟻戰酣山雨來自詠云剛腸
欺竹葉衰髮怯菱花春晝云人歸漢后黃金屋
燕在盧家白玉堂登樓云遠水淨林色微雲生
夕陽

楚僧惠東林寺云鳥歸杉墮雪僧定石沉雲送

李堪云秋聲動群木暮色起千山蜀僧希晝谷
黃樹州云來書逢歲闕去夢歷峰危廣南陳轉
運云春生桂嶺外人在海門西

錢若水言古之善書鮮有得筆法者唐陸希聲
得之凡五字擬押鈎格抵用筆雙鈎則點畫過
勁謂之撥鐙法希聲云二王皆傳此法希聲以
授沙門誓光誓光入長安為翰林供奉希聲猶
未達寄詩曰筆下龍蛇似有神天池雷雨變
逡巡寄言昔日不龜手應念江頭泝泝人誓光因

引薦希聲於貴倖後至宰相

上尤重科名鄭顥知舉帝索科日記顥撰十三卷自武德至大中仍乞今後放榜錄及第人姓名詩賦題進令入有司接續編次 昭宗召經人院試文五篇萬邦咸寧賦禹拜昌言詩武臣授東川節度制卷荅佛誓國王進貢書批三功臣讓圖形表繳狀云臣才不邁群器非拔俗待價既殊於犢玉窮經有愧於籛金遭遇清時涵濡春澤裁冠振佩已塵象闕之班舐筆和銚更

辱金門之召擊鉢謝捷纂組非工撫已循涯以榮爲懼

上幸蜀還次劍門上曰天險若此自古及今敗亡相繼豈非在德不在險也題詩曰劔閣橫空峻鑿輿出狩回翠屏千仞合丹嶂五丁開灌水縈旗轉仙雲拂馬來乘時方在德爾嗟勒銘才漢朝星動豈曰勞人晉國名言未爲煩役又云一時收十歲之租一日枉千金之費夫行婦寡父出子孤百川沸騰十日並出

國憲家譜 三十一卷
帝命虞世南等四十人選文章自楚詞訖大業
共爲一部五千卷號文章總集又擇能書二千
人爲御書生分番抄書

李密自立爲魏公檄喻郡邑暴煬帝之惡云先
王嬪御並進銀鑲諸王子女咸儲金屋又云潛
爲九市親駕四驢自比商人見邀逆旅

蘓環初未知題處於馬廐中嘗詠崑崙奴詩曰
指頭十挺黑耳朶兩張匙又作兔詩曰兔子死
闌殫持來掛竹竿試將明鏡照何異月中看環

大驚由是文章蓋代上平內難一夕間制詔皆
題爲之世稱小許公

函谷關得白石篆文桑字解者曰四十八也正
符帝在位之數

裴諝爲河南尹嘗有投牒誤書紙背諝判云皆

畔似那畔那畔似皆畔我不辭與你判笑殺他門

著靴漢又有婦人投狀爭猫狀云若兒猫即是

兒猫若不是兒猫即不是兒猫諝判云猫兒不

識主旁我搨老鼠兩家不須爭將來與裴諝遂

國憲家範 三十一卷
納其猶

上爲皇孫時於朝堂叱武攸暨曰我家朝堂汝
得恣蜂蠆而狼顧耶則天曰此兒終當爲吾

太平天子

張志和號玄真子嘗爲漁父詞云西塞山邊白
鳥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
雨不須歸

藍采和嘗着破衫繫六膀黑木腰帶一脚着靴
一脚跣行丐於市歌曰踏踏歌藍采和人生能

幾何紅顏一春樹流年一擲梭古人混混去不

返今人紛紛來何多朝乘鸞鳳到碧落暮見桑

田生白波長景明暉在空際金銀宮闕高嵯嵯栽

欲挂衣冠辭武門先教水竹渭南村却將舊斬

樓蘭劍買得黃牛教子孫冷於池水淡於秋遠

陌初窮見渡顛賴丹青無畫處畫成應遣一生

愁

蘓州有僧好飲以醉必將死自祭文云惟靈生
存在閻浮提不貪不妬愛吃酒子倒街卧路相

汝直待生兜率陀天爾時方斷將何以故淨土
之中無酒得沾

黃魯直云髯多而竦秀者必貴密而泛短者乃
神氣不足都尉王晉卿殿帥曹貫道皆無鬚每
指鬚多者爲中相法晉卿嘗道鞏洛間有後唐
莊宗廟神像而眼外皆髭也作詩寄貫道云伐
梁繼李號良圖却惑歌兒便喪軀試拂塵埃覘
遺像元來滿面是鬚鬚

小白長紅又滿枝築毬場外獨支頤春風自是
人間客主張繁華得幾時

東坡少時夢召入禁中一宮人引行見風吹裙
帶在笏上有詩云百疊漪漪水皺六銖縱縱雲
輕獨立寒風廣殿時聞環珮搖聲既至小殿裕
陵坐其上脫絲鞋令坡作銘即書云寒女之絲
銖積寸累步武所臨雲生雷起

東坡在汝陽初春庭梅盛開月色鮮霽夫人曰
春月勝如秋月秋月令人慘悽春月令人和悅
坡咲曰子誠知言即召客飲作減字木蘭花云

春庭月午搖落春醪光欲舞步轉迴廊半落梅
花婉婉香輕風薄霧都是少年行樂處不似秋
光只與離人照斷腸

王子多認柴桑翁爲淵明不知劉遺民曾作柴
桑令也樂天宿西林寺有詩云木落天晴山翠
開愛山騎馬入山來心知不及柴桑令一宿西
林便却迴注柴桑令劉遺民也

李煜在國時自作祈雨文曰尚垂龍潤之祥
楊凝式在五代最號能書每不自檢束號楊風

子

傳歛之作中丞彈劉仲馮一日貢父見之曰小
姪何過致煩臺評歛之慚云也只三平二滿文
字貢父嘆曰七上八下人才

東坡云與我周旋寧作我爲郎憔悴却羞郎可
爲對

錢氏時有還鄉和尚每唱云還鄉寂寞杳無蹤
下挂征帆水陸通踏得故鄉田地穩更無南北
與西東或問其說曰明年大家都去果有納土

之應錢王有詩曰士悲秋色女懷春此語由來
未是真若也有情相眷戀四時天氣愁人
傳逸人巖真宗時人贈張心定詩曰忍把浮名
賣却閉門前流水對青山青山不語人無事門
外風花自往還

國色朝含酒天香夜染衣帝謂妃子曰注臺前
飲一紫金杯酒則正封之詩可見矣

少陵七歌云嗚呼四歌兮歌四奏竹林爲我啼
清晝後注詩者更作林猿崇寧間有客自同州

籠一禽大如雀色正青善鳴問其名曰竹林鳥
也

文章有兩等山林草野之文其氣枯槁著書立
言者之所尚也朝廷臺閣之文其氣溫潤演綸
視草者之所尚也王安國曰文章格調湏是官
樣今樂藝亦有兩般教坊則有婉媚風流外道
則麤野嘲啗村歌社舞抑又甚焉亦與文章相
類

富鄭公遺吳處厚書託訪荷澤諸禪師畫像吳

偈曰是身如泡幻盡非真實相况茲紙上影妄
作更生妄至岸不須船無風休起浪唯當清淨
觀妙法了無象公荅曰執相成非破相亦妄不
執不破是名實相

范文正公作金在鎔賦云如令區別妍媸願為
軒鑑若使削平禍亂請就干將則公負將相器
業文武全材已見於此賦矣公為水車賦云方
今聖人在上五日一風十日一雨則斯車也吾
其不取

王沂公有物混成賦云不縮不盈賦象寧窮於
廣狹匪彫匪斲形罔滯於盈虛則宰相陶鈞之
意可見矣又云得我之小者散而為草木得我
之大者聚而為山川則擇任群使小大各得其
所又可見矣

楊文公母病謁告逕歸與弟倚居踰年不調有
謝啓云介推母子願歸綿上之田伯夷弟兄甘
受首陽之餓復除知汝州言事者攻擊不已公
又有啓云已擠溝壑猶下石而弗休方困疾藜

尚關弓而相射

晏公獻集句若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
歸來靜尋啄木藏身處閑見遊絲到地時樓臺
冷落收燈夜門巷蕭條掃雪天已定復搖春水
色似紅如白海棠花之類

門吏請家諱公曰下官無所諱唯諱取枉法賊
公後致政作詩曰雙鳧乘鴈常深愧野馬黃羊不
過憂唐張說云吾肉非黃羊必不畏喫血非野
馬必不畏刺

處厚廣爲八篇其一有云須信樞機發寧容駟
馬追三緘事可見而舌業當知云堪嘆波羅
密可憐歌利王從心更從刃字意好消詳三云
一毫如有犯三尺不相饒四云在他誠所短於
已有何長五云公清多歛怨高亢易招危六云
直須和輔助和賴直交相恃直終多訐偏和又
少剛七云未爲几杖伴更遺子孫謀八云舒慘
須無定榮枯自有常

馮道詩雖淺近而造理有詩云窮達皆由命何

勞發歎聲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冬去水湏
泮春來草又生請君觀此理天道甚分明又云
莫爲危時便愴神前程徃徃有期因湏知海嶽
歸明主未有乾坤陷吉人道德幾時曾去世舟
車何處不通津但教方寸無諸惡狼虎叢中也
立身

聽嚴宸之鍾鼓未卜何辰慎勤栢於雪霜更觀
晚節

堯佐退居鄭圃尤好詩什張士

京以壯

丹花及酒遺之堯佐荅曰有花無酒頭慵舉有
酒無花眼懶開正向西園念蕭索洛陽花酒一
時來堯咨精於孤矢天下謂之神射因號小由
基

泌絕粒肅宗自燒二梨以賜穎王請聯句爲它
年故事穎王曰先別幾許時顏色似童兒信王
曰夜抱九仙骨朝披一品衣次一王曰不食千
鍾粟唯食兩顆黎帝曰天生此間氣助我化無
爲

泌在衡嶽寺有僧明瓚性懶而食殘號懶殘泌
察其非凡人也中夜潛往謁焉懶殘命坐撥火
煨羊以啗之曰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

顏回者孔子絕糧子貢告於野人得米一石炊
於壞屋有埃墨蔭鉢中回取食之子貢以回爲
竊食入問孔子曰仁人處士窮則改節乎子曰
若改節焉稱仁蕪於子貢以回食飯告子子召
回曰疇昔余夢先人炊飯吾將祭焉回曰炊墨
墮飯中欲食之不潔欲弃之可惜回即食之不

可祭也回出孔子曰吾之信回非獨今日所信
者目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心猶不可恃弟子
記之知人故不易矣

唐路德延有孩兒詩五十韻張帥錫侍郎次韻
爲老兒詩曰髮髮盡皤然眉分白雪鮮週遮延
客話偃僂抱孫憐無病常供粥非寒亦衣綿假
溫衾擁背借力扶搯肩貌比三峰客年過四皓
仙喚方維枕上扶始到門前每愛烹山茗常嫌
釘石蓮耳聾如塞續眼暗似籠烟宴坐羸凭几

乘驢困躄鞭頭搖如轉旋唇動若抽牽骨冷愁
離火牙疼怯慙泉形骸將就木囊橐尚貪錢膠
睫乾眯綴粘髭冷涕懸披裘腰懶繫濯手袖慵
揜擡舉衣頻換扶持藥屢煎坐多茵易破行少
履難穿喜婢裁裙布嗔妻買粉鈿房教深下幕
牀遣厚鋪氈琴聽伶三樂圖張咲七賢看嫌經
字小敲喜罄聲圓食罷羨流袂杯餘酒帶涎樂
來須遣罷醫到久相延象帽縱橫掠梳頭取次
纏長吁思往事多感聽哀絃氣注腰還重風牽

口更偏墓松先命種誌石預教鐫客到惟求藥
僧來忽問禪烘茶懸竈壁曝艾曬簷掾怒僕空
掙眼嗔僮謾握拳心驚嫌踈踟脚軟怕鞦韆局
縮同寒狘堆脰似餓鳶觀瞻多目眩舉動即頭
旋女嫁求紅燭男婚乞彩牋已聞頌几杖寧更
佩韋絃賓客身非與兒孫事已傳養和屏作伴
如意拂相連久弃登山履惟存負郭田呻吟朝
不樂展轉夜無眠叫稚臨牀伴看書就枕邊冷
疑懷貯水虛訝耳聞蟬束帛非無分安車信有

緣伏生甘末坐絳老讓行先拘急將風夜昏沉
欲兩天鷄皮塵漸積齧齒食頻填每憶居郎署
常思釣渭川喜逢迎佛會羞赴賞花筵徑狹容
移檻堦危索減塼好生焚鳥網惡殺折漁船既
感桑榆日常嗟蒲柳年長思當弱冠悔不賸狂
顛

蘓有姑蘓臺故號蘓臺相有銅雀臺故號相臺
滑有測景臺故號滑臺

唐以前館驛並給傳往來開元中務從簡使方

給帑券驛給券自此始

楚僧惠崇上詩書楊氏別墅云河分崗勢斷春
入燒痕青塞上云河水堅度馬塞雪密藏鴈宿
東林寺云鳥歸杉墮雪僧定石沉雲上楊翰林
云露寒金掌重天近玉繩低柳氏書齋云著書
驚日短彈劒惜春深秋夕云露下牛羊靜河明
棗柘空舟行云林斷城隍出江分島嶼迴遊隱
靜寺云空潭聞鹿飲踈樹見僧行送錢供奉云
劒佩明山雪旌旗濕海雲濠梁夜泊云夜閑潮

動舸秋迥月臨城早行云繁霜衣上積殘月馬
前低懷長公云秋近草虫亂夜暹霜月低夏夜
云扇聲猶泛暑井氣忽生秋賀金人云日躔黃
道迥春入紫微深陝西道中云關河雙鬢白風
雪一燈青

司馬子微修道于桐栢山黃雲堂所著有坐忘
論其略云此心從來未慣獨立乍無所托難以
自安謂宜隨起隨製務令不動久久調熟自得
安閑漸漸馴狎惟益清遠

方孝孺作伯夷論曰天下歸周天之命也
自遠斯可已矣何乃恥食其粟獨食其微也庸
非周土之毛乎今按齊書太祖與崔思祖書曰
不食周薇古猶發議在今安得息談是知為是
論者前有人矣

天下生齒之數前漢一千二百二十三萬後漢
一千六百七萬魏九十四萬晉二萬四千五百
宋九十萬後魏三百三十七萬北齊三百三萬
後周三百五十萬隋八百九十萬唐九百六萬

宋朝太祖二百五十萬太宗三百五十七萬真宗八百六萬仁宗一百九萬英宗一千二百四十八萬神宗一千七百二十七萬

歐永叔閒居汝陰時一妓能盡公所為歌詞公戲云他日當來作守後自維揚移汝州其人已不復見題櫛芳亭云柳絮已將春去遠海棠應恨我來遲後三十年東坡來作守見之曰此杜牧之綠葉成陰之句耶

道家以兩肩為玉樓目為銀海

昨夜陰風透胆寒地爐無火酒餅乾男兒慷慨平生事時復挑燈把劍看

玉皇樓臺鎖烟霞終年培養牡丹芽不妨野鹿踰垣入啣却宮中第一花雪為肌体玉為腮深謝君王送到來處士不生巫峽夢虛

勞雲雨下陽臺

鐵崖古樂府一洗晚唐以後蹈襲之作直上進於李謫仙之後而欲與之相頡頏凡古今有可喜可愕可羨可悼之事一入於詠歌率皆不用古題而倡為新製復得杜少陵悲青坂新婚別

之遺意是當於盛唐間求之近代若李孝光丁
檜軒潘省元皆所不能及也陳君曰子之平鐵
崖樂府也雖以愛譽而不爲過誠更評漢魏以
還諸名家之孰優孰劣曰蘓武高古李陵流麗
古詩青青河畔草一篇雖雜俚語而近於古歌
謠尤爲妙絕張衡四愁何所做曰七言自招魂
來張之忠忱耿慕真風騷之遺韻也曹子建劉
楨之作論者謂曹優於劉然乎曰建安七子皆
在子建之下五言古詩當以子建爲祖有正有

變駸駸乎風雅之製焉阮籍左思孰優曰阮如
孤鶴淚空左如駿馬走陸陸士衡陶元亮顏延
年之作何如曰陸如李謫仙陶如杜少陵然陸
實曹劉之肖孫至陶則稍變其格調矣顏非陸
陶之匹乃其流亞也謝靈鮑照何如靈運非鮑
可比然詩至靈運又一變矣漸入駢麗此唐律
之胚胎也陰何以下無譏焉唐初之詩何如曰
王楊盧駱才子也然不如陳伯玉高古而杜審
言沈宋又陳伯玉之流亞也盛唐之詩何如曰

王維孟浩然可謂大家然不如李杜之集大成
朱晦翁有言學詩者熟讀李杜猶士人之治本
經旨哉言乎中唐之詩何如曰中唐之詩皇甫
湜曾冉錢起劉長卿郎君胄韋應物其最也乃
若元稹白居易又一變矣蓋以其寡於色味
故也自許渾溫庭筠以下無譏焉

魏張掖涌石負圖併著八卦之象視河洛又加
灼矣時無羲禹孔子卒未有任斯文之托者

石刻吳道子官音佑聖之像金剛經三十二分
乃北宋富弼賈昌朝等各書一分四十二章經
乃南宋湯思退虞允文等各書一章

閣老李西崖學士程篁墩成化間各以神童舉
於京方朝見適直隸貢蟬至焉英宗即出一
對試之云螭蟬渾身甲冑程對曰鳳凰遍體文
章李對曰蜘蛛滿腹經綸後西崖入相而經
濟天下程則終於學士以文章名世

古人花押所以代名故以名字而花之凡官府
文移人間私簡俱前書名後止押字

余嘗觀羲之諫殷浩北代書喜其事理通暢深
中當時之弊勸其輯和 朝廷又見明識遠略
又嘗見趙子昂論至鈔法與說徹里論桑哥罪
惡亦深中事宜而忠謀不淺一則朝廷不能大
用留心翰墨一則累於翰墨而年老遂已羲之
豈以清談者目哉子昂豈可以書畫者例哉

漢蔡中郎邕嘗夜過曹娥廟以手捫邯淳之碑
遂成八字鐫之于碑陰云黃絹幼婦外孫壘白
後楊脩解之曰兩字包一字絕妙好辭此謎之

始也後魏孝文帝會郡王飲酣觀絙妓以呈其
藝出數語命辯之曰三山橫兩人從妓女白日
行青空屠兒斫肉與秤同有人辯得賞金鍾越
城王勰曰乃一習字也宋陶穀使于南唐因書
十二字于官舍壁間曰西川狗百姓眼馬包兒
御厨飯宋齊丘解之十二字包四字云獨眠孤
館至宋延祐間東坡山谷秦少游王安石輔以
隱字唱和者甚衆刊集四冊曰文戲集行于世
金章宗好謎選蜀人楊圃祥爲魁有百斛珠刊

行

曲名廣陵散者因時晉乘魏際王陵母丘險文
欽諸葛誕繼爲揚州都督咸有興復之謀俱爲
司徒所殺揚地名廣陵散言魏散亡自廣陵始
也止息名篇者由言哀傷痛息客稱古人者乃
伶倫也

垣綴錄載 仁廟和曾子祭着棋詩云二國爭
強各用兵擺成隊伍定輸贏馬行曲路當知道
將守深宮戒遠征乘險出車收敗卒隔河飛砲

下重城等閑識得軍情事一着功成見太平

巢氏病源一書論證論理可謂意到而辭暢者
矣予嘗惜其當時元方不附方藥使再具之體
用俱全是書真不可及也圖繪寶鑑但紀歷代
善畫名人及言平日一家之長師某人已矣予
以爲再添言所以方盡其意如董源則曰山是
麻皮皴水是索水松是瓜離之言馬遠則曰山
是劈蕪丁頭鼠尾松是車輪朝蝶水是闔水則
人之規矩已寓目前而後之觀其畫者亦矣

荆楚記有端午四民鬪百草之言未知其始也
昨讀劉禹錫詩曰若共吳王聞百草不如應是
欠西施則知起于吳王與西施也

墨客揮犀云古有分夜鍾蓋半夜打也至讀南
史丘仲孚傳每讀書以中宵鍾為限則思唐時
半夜亦沿流古人分夜之打故于鄴有遠鍾來
夜半皇甫冉有夜半隔山鍾非後曉暮比也

楊誠齋詩曰天上歸來已六更固知宋事不知
何有六更也後見蟬精雋云宋內五鼓絕柳鼓

遍作謂之蝦蟆更其時禁門開而百官入所謂
六更也如方外之攢點即今之發播耳

梁武帝撰金海王應麟撰蕭子範撰千字文隋
潘徽作萬字文古有百家姓今朝有千家姓

此效而續之之篇尚衆也王允有刺孟宋劉章
作刺刺孟柳子厚有非國語劉章作非非國語
此皆反而正之之意實難也

聞知邊城苦如今到始知好將筵上曲唱與隴
頭兒此薛濤在高駢宴上聞邊報樂府也有諷

國憲家範 三二卷 四七
論而不露得詩人之妙

杜少陵愁坐詩云葭萌氏種迥左擔大羊屯葭
萌左擔皆地名葭萌人皆知之左擔人罕曉也
大平御覽引李充蜀云蜀山自綿谷葭萌道徑
險窄北來擔負者不容易肩謂之左擔道解者
數十家無一知者又妄易左作立可笑

仁和王大碧澄號雪村幼攻詩書有趙法里甲
報吏名於有司藩司因辭而怒焉撥授處州府
架閣庫役既遠而冷也不得已就之一日因題

一絕云一日行千里曾施汗血勞不知天廡

分誰是九方臯書府門果恩問府主見而問焉

衆曰小吏王某筆也召而詢曰汝曾爲弟子真

耶對以農民太守駭而試以南山晴雪之題雪

村信筆呈云雪霽南山正坐衙瑩然相對兩無

瑕瑞光曉布三千里和氣春生百萬家未可擁

爐傾竹葉且須呵筆誅梅花豐年萬象皆侯德五

袴歌謠偏海涯太守大喜遂集府佐諸子弟而

館之命人代其吏事一日太守至於館見課簿

有對曰三箇半鍾鍾半酒半邊雙陸陸星又曰嫩竹似村姑遇節略施輕粉殘梅如老妓下稍猶帶餘芳因擊節嘆曰有才如此不獲時位豈非命乎自是日得親幸名聞士夫逮役滿歸杭杭運使聞而請代文移視太守猶敬之自以出入公門不雅堅辭以疾日與文士往來於湖山惜不及下壽而終有美黎集傳世子一槐今爲負外郎

黎狀元淳初應鄉薦至京師得禮部會試時盤

礴間聞酒樓上有婦人喚其名舉頭觀之則角妓也乃知爲同輩所啐于是登樓吟曰千里遨遊赴帝京忽聞樓上喚黎淳狀元自是天生定先遣嫦娥報姓名已而果然

吏部許尚書讚乃尊亦吏尚書也已先爲戶部尚書兄詔亦嘗爲南戶尚書也吾友俞子木爲作一對云父冢宰子冢宰秉一代之銓衡兄司徒弟司徒控兩京之會計又友陳敏之本天台人也受徽州歙縣訓導書一聯於衙曰四萬八

千丈山中仙客三百六十重灘上閑官

史育唐開元中上書自薦能詩謂子建七步臣
五步之內可塞明詔明皇試以除夜上元等詩
遂應口而出除夜云今歲今宵明年明日来寒
隨一夜去春逐五更回氣色空中改容顏暗裏
催風光人不覺移入後園梅

里仁坊鄉義巷三义路十字街火燒檜風縹栗
癸辛街子午谷一德格天五經掃地夏雨分牛
脊春風貫驢耳死人頭邊有活鬼強將手下無

弱兵臨邛道士鴻都客錦里先生烏角巾屋簷
下天燈樓板上地鋪

舊云韓詩似文杜文似詩又謂韋應物律詩似

古劉長卿古詩似律子瞻詞如詩少游

詩詞如詞

紹興中黃公度榜第三名陳脩唱名時高宗

問年

幾何對曰七十三矣問有幾子對曰未娶遂詔
宮人選施氏嫁之時人戲曰新人若問郎年紀
五十年前二十三

青暇錄載黃巢下第有菊花詩曰待到秋來九

月八我花開後百花殺衝天香陣透長安滿城
盡帶黃金甲嘗聞我 太祖亦有咏菊花詩百
花發我不發我若發都駭殺要與西風戰一場
遍身穿盡黃金甲

國初王旬字子宣作宮詞有云南風吹斷採蓮
歌夜雨新添太液波水殿雲廊三十六不知何
處晚涼多仁和斛元俞友仁見而悅曰此其得
意句遂以妹妻之

洞裏白雲雖冷淡不教容易出山來

分付蓑衣休舞破他時留着補青天

環滁江北一畫醉翁琅琊環滁一畫韋應物滿

執中之詩歐陽脩曾子固蘓東坡之文醉翁琅

琊一畫言醉翁琅琊而不言豐樂醒心龍蟠者

以環滁之大言也夫地因人勝天下之大豈無

竒絕可畫如環滁者哉無韋應物王元之歐陽

修者之爲守無蘓東坡曾子固滿執中者之爲

客是以無所題詠無所描畫而山川形勝徒滅

沒於荒煙白草而文獻不足故也使有其人則

凡山水之可画當磊自勝而不落莫於天地間嗟乎天下之物固有遇不遇者盖亦數也雖然數豈盡乎物哉而物豈執乎數哉以余觀之環滁之遇不足以爲遇也韋應物滿執中者詩果何哉詩人之詩也歐陽修曾子固者文果何哉文人之文也以詩文之人而當此環滁之遇其眎尼丘之孔泰山之軻春陵之周龍門伊洛之

二程紫陽之朱子其所遇者當何如也一元十二會豈細事哉

天地以十二萬九千六百爲壽人以百爲壽此

定數也天地人之壽雖有一定之數然人則有與天地同者又不可以數論也何歟天地有日月星辰水火土石而人則有心膽脾腎肺肝膀胱天地有雲雷霧雨而人則有吹噴噓呵天地有陰陽五行而人則有健順五常天主用聖人亦主乎用天主體聖人亦主乎體

科舉之學其害甚於楊墨佛老者人豈知哉夫何甚爲我兼愛寂滅虛無楊墨之學盖足闢矣至於富貴利達患得患失謀之終身而不知反

者則又佛老之所無也

變風變雅學詩者不知喪吊哭祭學禮者不知崩薨卒喪學春秋者不知嗚呼此何學哉富貴而已利達而已覬覦剽竊而已明德新民果如是乎性分之內果有此乎昔朱子謂廬山周宜幹有一言極好朝廷若要恢復中原須罷三十年科舉得士恢復中原計也周宜幹乃欲罷之何哉豈以科舉爲謀利之階而其人不足以知親上歿長之道故欲罷也

王曾殿元巳而王拱辰非殿元者乎陳文龍殿元巳而劉夢炎非殿元者乎

陳白沙之大羅一峰之廓陳直夫之直李賓之之敏婁克讓之公潘應昌之偉章德懋之洁沈律之温黃仲昭之暢林緝熙之雅

夏雪冬雷見者必駭不謂直夫之好奇吾不信也直夫學聖賢之學以孔孟爲法直夫之奇其殆孟子之英氣伊川之過剛者哉人以伊川孟子爲非聖賢不可雖然聖賢以純粹爲質寬恕

為心攻其惡不攻人之惡見其短不見人之短
坦坦乎寬平廣大之地廓落乎天包海納之中
而泯然渣滓之渾融形迹之俱化也若夫英氣
過剛者不能無少瑕疵圭角一世而凌厲萬古
自攻之旃累什累踏而攻人之陣則雷動鼓行
於鴻門井陘之間為之不少貸矣嗟乎嚴霜烈
日果如和風甘雨之可親乎龍蛇熊虎果如鳳
凰麒麟之可愛乎孟子之與伊川吾固知其非
顏淵之比也

孔曾季路之歿以道聖賢歿也莊周劉伶之歿
以誕曠達歿也荆軻聶政之歿以憤豪俠歿也

每見傳記所載如高辛氏之七子周之八士荀
氏八龍馬氏五常眉山三蘇者未嘗不思念陳
氏父子兄弟也

郡有民人有民人則有政事有政事則書有山川則有

題詠有題詠則詩有星楚則有陰陽有陰陽則
易有上下則有和節有和節則禮有人物則有
褒貶有褒貶則春秋是六經一志已

莊周列御寇以蝴蝶蕉鹿夢幻其身而王母以
 瑤池幻穆天子以三偷桃幻東方朔韓湘以藍
 關雪詩幻昌黎林靈素以怪誕幻微廟無於其
 有虛於其實相與枕籍於幻而不自知其不至
 於毀滅仁義弃絕理道不止也海屋添壽謂非
 幻乎皇極經世以元十二會十二萬九千六百
 為天地數海屋一籌滄海一桑田雖十二萬九
 千六百為幾籌哉海壽盈屋天地幾混沌海屋
 之籌豈復別有一天地哉天開於子地闢於丑

海屋之人果安寓哉此海屋之籌不謂之幻不
 可也

韓昌黎盛山十二詩序謂追逐雲月文人之月
 也杜子美詩謂思家步月青宵立詩人之月也
 李太白捉月采石而其詩又謂醉起步溪月詩
 顛酒狂之月也黃山谷謂周茂叔人品甚高其
 人如光風霽月自得於性天者之月也

書姬姓者必曰周公公旦之後書吳姓者必曰
 延陵季子之後書姚姓者必曰虞舜之後書孔

氏者必曰仲尼之後書司馬者必曰程伯休父
之後

堯舜孔子之先豈皆堯舜孔子者哉有堯舜孔
子然後其族始大也顏孟程朱之先豈皆顏孟
程朱者哉有顏孟程朱然後其族始不可也

位號之師非弟子之所願學上有所命而下不
得以不從者若今胄監與夫郡邑之師是已句
讀之師操持鉛槧析句分章而鼓弄雌黃而於
義理若罔聞知若今之所謂村學究者是已講

說之師坐擁皋比明白義利毫分縷析無少差
繆若朱子所謂已落第二義者是已惟心傳之
師則有不然真乘法印以心傳心其不言之妙
而自昭融於光風霽月之天流動於鳶飛魚躍
之境若周濂溪之於二程李迺平之於晦已翁是
惟有復子明辟者然後有魯封有民德迺知者
然後有陝議

天地果無數乎曰有數天地果有數乎曰無數
天地果何如有無數乎曰以數言則有數以理

言則無數一元十二會十二萬九千六百者天地之數也夫天地有數而況於人乎而況於物乎此天地不能無數也以理言之顏子貧且天也然知其貧且天也而人可以不學夫顏盜跖閔然禦人於國門之外蕩然自賊於淫亂之區而曰吾有命吾有命者道固如是乎哉此邵子之學而二程子之所以不屑爲也

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珪璋特琥璜爵弁以少爲貴也是故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五人十人少矣天下後世凡稱堯舜文武之治則莫有能及之者不貴於多也魯哀公以儒號於國中無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歿於是無敢儒服獨一丈夫立于公門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是魯一儒耳世稱魯爲禮義之國一儒何少於魯哉

譬之四德周程之謂元亨而朱子之謂利貞譬之四時周程之謂春夏而朱子之謂秋冬元亨之德未必過於秋冬而收藏之功要不可以爲

優於春夏也

堯之興以唐舜之興以歷山而成湯以亳周文武以岐豳其間賢聖之臣出而輔成一代之治若臯夔稷契伊傅周召又皆北方之學者虞亳豳之所產未聞其爲荆揚南服之人出於避僻要荒之地也豈徒堯舜三代爲然雖漢高之蕭曹光武之馬鄧亦莫不同產於豐沛南陽之間蓋光嶽氣完豪傑並出有一代之君有一代之臣故耳

余於儀真聞東關以急五埧祠文丞相苗再成姜才以勵忠節石五埧衢以利商賈屋螺螄橋以抑權勢以厚農畝

歐陽子以杜預沉碑襄陽謂預知陵谷有時變

遷而不知石亦有時磨滅天下

古今以謂極論

然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孔子之曲肱孟子之隱几者皆是也自其變者而觀之則黃帝之華胥莊生之爲蝶者歟

昔東坡以黃州赤鼻爲赤壁而賦之赤壁故址

國憲家範 三十一卷
與烏林相望

轍迹徧天下憂道之不行憂人生之不遂古之人有行之者矣孔孟之遊也轍迹徧天下以一已之貧困爲心以諸侯相攻伐爲務古之人有行之者矣儀秦之遊也茫乎忽乎乘雲御風與世莫如古之人有行之者矣莊周列禦寇之遊也治水之要亦惟因其勢之通塞爲之上下耳鯨湮洪水無是要也且封丘金龍口其勢漸塞不因而隄之不可其中牟尉氏之決勢與河通不

從而道之不可河溢梁宋之交雖洩未易然集議得小河口廢渠東與泗接河引汴而通不遡而西距歸德飲馬池受汴不可河經符籬橋峽水隘勢不可制不月河其旁不可河勢曲狹湍悍不濬其淤經其折而疏之不可飲馬池小壩諸決喧怒迅疾不驟築之以遏奔潰不可是河之費工役之長丁夫之需又皆極其籌畫纖芥毫髮罔或遺滲豈有它哉亦惟謀其要也舉其要而操之何所不可於是而塞於是而疏於是

而濬是以曾不數月河之爲月者一爲渠者二十爲閘者十有五爲隄者七百里爲塞者三十有七水皆復其故道由汴入睢睢入泗泗入淮以達于海而民不魚矣符籙之謀無不效者誰之功哉

將以汲汲天下之學也夫以朱子之鄉而止於徽則天下之學所當治者皆古聖賢之地而必孔子之魯孟子之鄒濂溪之春陵二程之河南以及是徽而以天下無古聖賢者其學皆不治

也蓮塘之意止於徽哉蓋曰自堯舜禹湯文武之後惟一孔子自濂溪一程之後惟一朱子有孔子則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益大有朱子則濂溪二程之道益明是孔子朱子者天下斯文之主古今學者之師也世之爲學者得似朱子可以無愧爲人者得如孔子亦可以足而曰朱子之鄉則鄉之人學聖賢者庶幾其可以不出其鄉而不至以爲東家丘矣嗟夫鄉之人去其國千里見夫故鄉之人則必談咲而喜其不然者

必非吾故鄉之人也居於稠人廣坐之中有咲
夫聖賢人者其鄉之人必曰此豈爾所知哉吾
知其詳也吾里相同而居相接也至於學也獨
無然乎此徽人所以學朱子者吾塘連之意也
儀真東關閘工部主事夏公育身所建也公以
上命來督儀真謂儀真京師喉襟之地轉輸
漕運之所必由朝覲商賈之所必涉有不師不
能無儀真也然儀真五壩又非取給於東關不
可五壩盈則蓄東關以待其涸五壩涸則泄東

關以濟其急有五壩又不能無東關也是五壩
者用於儀真東關者用於五壩也公之汲汲於
此豈爲儀真計哉京師計也公之用心朝廷
可謂至矣公既聞人有謂公於某者曰儀真五
壩之地一窪沼也以京師之大賴其力於此尋
丈之濟豈可深慮哉然欲爲京師計使儀真五
壩不費餘力而國用自克豈有難哉昔虞文靖
公送詞天妃二使者謂國家之東崔蓄之澤濱
海而南者廣袤相乘淤沮可稻之地何啻千數

百里使若東南之人隄圩而田之給牛種農具
爲之屯種寬其賦之入可省江南漕運之半而
儀真五壩之力當亦不可費也今謂儀真距急
水河之地高下不下數丈使塞瓜埠決六合野
浦之淤塞乃自急水河以達于儀真長江大河
風帆浪舶瞬息千里孰之能禦而儀真五壩又
將可以併省矣公之所以爲 朝廷計者乃不
於此而於彼何哉某曰不然子將以已之所涉
者以料公也公豈不知乎此哉某以病廢所謂

國家濱海而南之地足跡未嘗一至不知果可
以屯田否也又不知虞文靖公之說行於古者
而亦可以行於今也使其可行從前之說則屯
田之入但可以省夫江南漕運之半而其半又
果能不藉夫五壩之力哉從後之說其策雖無
可議然水之高下亦未可遽以口舌而爭使果
如是則江空水落之時而視夫夏潦瀰漫之日
又不知其能同否也苟有不同而五壩又可廢
哉而東關之閘不可廢也蓋公之學有本末故

其政有緩急緩者効大而用力常難急者効速而用力常易公之三者皆善故先其易而後其難而若所謂以急水河達於儀真公之友夏官主事婁君元善已 上聞矣元善之論公有不知者乎知之公有不爲之成乎以元善之論而公成之公之功也至若文靖之說真不甚易非有回天倒海之力不可以其觀之公可辭乎使公不以爲難而又極其力焉則國用尚何不克之有公殆將以是三者次第行之而謂公不知

出乎此者不知公也不然則善與人同不慊不枝者又豈無一道乎知急河水之論儀真之水未可遽達使併五壩而遽廢之則往來京師者以揀於目前開東關者急水河道也知屯田之說以天下之事能無齟齬使急水河之舉苟有不善則爲迂談何以取信于 上成急水河者屯田地也此裁成左右之精經綸造化之妙人不及知而公獨知之而某竊窺見之者公必居其一於此矣

上焉者如臯夔稷契之汲堯舜伯益之汲禹仲
虺傳說之汲殷湯周召榮畢之汲文武下焉者
如諸葛孔明之汲先主韓范歐富之汲宋仁宗
是也諸聖賢之臣何以有是王明之汲哉

有所遇而不合則寧甘心隱處耕釣雲月以汲
周孔以汲顏孟以汲周程張朱不苟焉以出而
使故其甕而羸其瓶也

伏羲以易初九而潛孔子以齊人饋女樂而潛
孟子以嬖人臧倉而潛朱子以用韓侂胄而潛

聖賢豈偏於潛哉易初九為潛龍勿用之幾女
樂臧倉韓侂胄為聖賢道不可行之幾幾之所
在潛之所在

堯舜以貞而讓湯武以貞而代禹以貞而傳子
周公孔孟以貞而為窮達文王箕子以貞而處
明夷古之聖賢歷萬變而不失其正者有貞以
為之主也非主於貞也易之理要其於主乎

公養壯士三千人人一騎與以甲冑弓弩凡城
狐社鼠竊發於風塵草莽間者動徹勦絕而又

易以余楮買地兩河各二十畝周以垣畫為井
 子凡商賈無告客死臨清者輒收葬其骨有主
 者便其改藏無主者亦不使其暴露以傷吾仁也
 世有原父凝之之墓則與廬山五老同秀也世
 有軾轍明允之墓則與可龍諸巖爭高也
 是其敬夫之賢且有以成於魏公而松年之美
 有不待吾元晦而自彰矣

題忠愍公事蹟

春秋書陳殺其大夫洩冶說者謂冶雖忠其猶

在宋子哀魯叔肝後以其在異姓則可潔身而
 去在同姓則可不食其祿夫微子去之箕子為
 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仁者當
 理而無私心使其果仁也或去或死皆當於理
 而同姓可不食其祿而比干之死非同姓乎異
 姓可潔身而去而微子之去果異姓乎春秋書
 陳殺者咎其君不納諫而為徵舒楚子之端垂
 後戒書治無貶詞也顧以為在子哀叔肝後何
 耶聖人天地也春秋化工也以聖人而為春秋

後世豈易窺哉正統中忠愍安成劉公以歿事
爲天下慟雖販夫孺子亦皆知公之爲烈也愛
公者以洩治事惜之謂其爲可去嗟乎世皆以
去爲貴乎使其皆去國無其人誰與興理公以
不去爲是而苟無所建明非公謂也况公與治
其忠雖同所以處夫忠者則有不同治以犯顏
極諫取戮知其君不可諫而諫之以成殺身之
仁而公則不然公職綵綸居講讀地謂權不可
下移盖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啓乃心沃朕心非

若治與史魚之忠侈然顛直而不顧以自嬰其
禍者比盖天下事亦固有忽然出於不可測者
而公當之也昔漢谷永輩於其君直攻其過弗
怪至王氏則媮然媚竈不遑暇食觀王章歿出
於王鳳求之事公肯爲乎是以知殺公者非
上意也是公之歿與治又有不同者矣或曰知
幾其神子哀叔肸近之夫三仁外子哀叔肸亦
可以強至於知幾其神聖賢之家數何等恐未
可以爲二子画像也以二子言治無分矣公於

此亦將磊磊以軒乎天地哉公有以及之必將
有以處之而忽然不測以至此極者天也嗚呼
公亦不可悲哉公之孫祠部主事縝以天下之
悲公者各有述乃集而帙之題曰忠愍事蹟命
爲之引其遂以春秋書 之古今人物不敢
苟然一評唱也後之作春秋者尚亦知有以大
書公哉

書李筠傳後

李筠功雖不成其氣壯其理直千萬古經常係

此一舉筠亦偉丈夫也哉其曰吾周朝宿將與
世宗義同昆弟禁衛皆舊人聞吾之來必倒戈
歸我是可謂視人猶已而以忠臣義士待夫石
守信高懷德也於乎曾謂舊人者反目以相視
返戈以相擊而天理不存人心已死有如是哉
雖然他人不足道也而筠之子守節方其趣義
兵而沮其父於生存之時及其守上黨以城降
而忍背其父於肉未寒之日襲衣金帶銀鞍勒
馬設宴從官而亦預其賜貪饕狗彘之富貴而

甘心於叛臣逆子之列筠之不幸而乃有守節如此又尚何責乎趙匡胤石守信高懷德也哉
題使節清風卷爲劉侍郎作

以蕪爲清風清風小也不以蕪爲清風清風大也清風不可以爲大哉四方風動時乃之休禹臯之清風也何以爲禹臯之清風哉堯舜一禹臯也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周畢之清風也何以爲周畢之清風哉文武一周畢也記曰風乎舞雩詠而歸黃魯直曰周茂叔人品甚高其人如

光風霽月又果何以爲魯點茂叔之清風哉孔孟一魯周也堯舜文武之清風以治孔子之清風以教治莫大於堯舜文武教莫大於孔子曾周然其清風如此謂不以爲大哉人苟於此其出也不以禹臯不以周畢而其處也不以孔子不以曾周是其進不以道退不以禮又烏足以知其大乎侍御劉君東之爲行人時奉使遼國同道贈之以詩題曰使節清風其所以爲清風者夫豈規規於陸賈之橐篋茲之辨以自處於

小蕪曲謹之間哉今東之爲御史蓋御史中御史也

孤忠大節文文山者爲宋一人高風直氣羅一峰者爲今一人有文山此啓故有一峰此書有一峰此書故知文山此啓此啓此書蓋有不待駢枝縣附而自會者亦自然也

觀吟風弄月之言而知霽月光風之有在讀傷花隨柳之詩而知太極圖說之不亡

自古聖賢所爲甚活天下事未嘗不欲其行有不可行者亦不欲其必行如孔子隳三都至於不可隳處亦止朱子上封事門人諫亦中止策馬入山訪鄴侯之烟霞尋率牛之紫虛求致堂五峰之故蹟

江晚真堪画煙中樹樹清

白首滄江遠青天泰嶽尊

我與白雲同自在月交秋夜極分明

誰能此地真無礙我與青山似有緣

偶上重来第一重道人今夜宿芙蓉塵埋下界

三千丈月在西岩七十峰江海幾年留老眼乾
坤今日寄微踪

菊到秋深瘦亦香

誰知小榻青燈裏又是寒巖白髮中坐夕可忘
今夜月夢回誰喚此堂鍾相逢更有梅花約留
取他年一笑同

萬里風光散遠林晚峰羸馬正千尋
乾坤此日還重九風雨今年又一秋
每從問寺尋僧處點出隨花傍柳詩

總言好處輒僧庵

自知魚躍鳶飛妙都在雲閑水淡中

一片雲山閑草閣滿江詩趣此扁舟

可堪二十餘年意分付春江一點鷗

秋老青山色更濃年年此地問元龍狂搔短髮
孤鴻外病卧高樓細雨中

蕭蕭草閣管江烟已分從今到老年明月可人
垂釣坐北窓隨我枕書眠

一驥天涯還萬里兩人今夜自三更

千載荒臺鳳不遊
青天江水各東流
九疑有地埋虞舜
四海何人識孔丘

誰知陋巷窮居處
也有閑人爲我來
秋江一去渺難尋
白髮漁舟坐滿簪

國憲家猷卷之三十一

